

■工友情怀

# 党员师傅带出明星徒弟

□马振涛 文/图

“段哥，我刚更换的刹车分泵不好使，帮忙看看啥原因。”公交保修三厂保修六组修理工谢巧珠，向在不远处维修发动机的段旭辉求助。段旭辉根据实际查看的情况，初步判断是刹车分泵进气歧管堵塞进气量不足，只要更换气管，就能够解决问题。经过一番“诊治”，段旭辉的双手和脸颊都沾上了油污。

段旭辉不仅是热心肠，技术上也有绝活。“段哥，啥时候有空教我发动机故障电脑检测判断维修呗？”“行啊，下次我修机器的时候，一定叫上你。到时候，咱们来个现场解说。”如今，在保修六组，“有问题、有困难，找党员组长段旭辉”已经成为新常态。

段旭辉刚到保养组工作不久，有一次下班后，一部故障车辆被拖回厂，为了不耽误车辆运营，刚准备下班的段旭辉立马套上工作服，跟随师父赶回班组，对车辆故障进行紧急修复。正在地沟里准备拆检传动轴螺丝的段旭辉突然发现，气路组的工友小王没阻断节气阀门就拆卸刹车分泵。段旭辉看见后一把推开小王，但由于紧固螺丝已经脱离，刹车顶杆瞬间崩出，正打在段旭辉眉间，血立刻就冒了出来，同事们赶紧拉着段旭辉往离单位不远的中医院跑。

段旭辉只在家休养了一天，第二天，额头绷着一块纱布又跑回班组，跟着师傅上车下车忙活。后来，他的眉间留下了一道疤痕。

“当时情况紧急，啥都没想



就冲上去了。这个疤就算是一个小小的纪念，每当看到它都会告诫自己一定要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和工艺标准；工作中一定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，多查、多看、多问，尽可能保证车辆维修安全。”段旭辉说。

不管是从事车辆保修作业还是巡查运营车辆，每次遇到暴雨大雪、高温酷暑等恶劣天气，段旭辉都会一马当先钻进低矮的车下，维修车辆。“脏活、累活、危险的活，组长总是跟我们抢着干，活脱脱就是一个‘拼命三郎’，跟着这样的党员组长再苦再累也要完成任务。”一名职工感慨地说。在段旭辉和全体组员

的共同努力下，保修六组成了全厂的标杆班组。

“车型不熟悉，再高的技能也发挥不到点子上”。段旭辉不但严格要求自己，对年轻人和徒弟们也严格要求。他要求徒弟们首先要将工作态度放端正，更新脑子里的新车型数据库和车辆维修专业知识。

在他的严格要求下，年轻人经过两年的锻炼，便可独立完成各项维修任务。目前为止，已有12人顺利出师，在各个公交车辆维修项目上挑大梁担重任，更有4人在北京市技能大赛上闯进前十名，成为车间耀眼的技术明星。

## 副刊【情怀】15

■家庭相册

### 跛脚的爱

□冯天军 文/图

母亲跛脚，小时候没觉得怎么，稍微大点开始调皮，总觉得母亲走路好玩，有时就学母亲走路一颠一颠的样子，母亲并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制止我。长大后，我觉得母亲走路的样子很难看，母亲每次和我说话，我都不爱搭理，如果出门，我总在母亲前边落下母亲一大截，母子俩形同陌路。而母亲对我流露出来的厌烦之情不恼不怒，依然无微不至地关心我、体贴我。

我12岁那年，家中建房，需要把一棵槐树伐掉作为建房使用，父亲刨树，为了不使槐树倒在大树枝，让母亲向西南方向拉，我则在一旁玩耍。树根挖掉大半天，没想到大树突然向我这边倒来，可我丝毫没有觉察到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母亲大喊一声：“快走开！”说着便飞过来把我猛地推开，而母亲却被树枝砸在了下面，父亲赶紧把母亲送到了医院，经诊断，母亲右脚踝轻微骨折，经过治疗才逐渐恢复健康。事后，父亲开玩笑问母亲这次怎么这么麻利，母亲说：“我也不知道！”

这次事件之后，我对母亲的态度有所变化，但是心里仍有疙瘩。

上初二的一个周一，我把数学作业忘在了家里，检查作业时，我和数学老师说明了理由，可是老师还不相信。下课后，当我为数学老师的不理解而闷闷不乐时，母亲出现在了教室的楼道里，我看到她正在打听我的教室，此时，我的心中立即掠过了一丝不安，脸红到了耳朵根，我想躲起来。可是，那个同学已经叫到我的名字：冯天军，你母亲来了！母亲的目光也与我相遇，她一颠一颠地走过来。我看得出，母亲刻意打扮过，并且尽量走得正常，晃动的幅度很小。



母亲说：“怎么这么粗心，把作业本落家里了！”我一手拽过作业本，头也没回就往教室走。我听到身后同学们叽叽喳喳的议论声。

那天，回到家中，就把气撒在母亲身上：“以后不要再去学校，省的让我丢人！”母亲唯唯诺诺的，像做了错事一样，一句话也没说。站在一旁的父亲愤怒了，混账东西，你妈不是为了你吗！说着掴了我一个耳光。我一边委屈地捂着打疼的脸，一边倔强地说：“为了我什么，为了我丢人！”“你妈落下这样的毛病还不是为了‘救你’？”“救我？”母亲拉着我的手，派说着父亲，让我去做作业。

原来，母亲的跛脚不是天生的，我5岁那年，父亲在外打工，我突然生了水痘。发烧不止，水痘长满了全身，不吃不喝，母亲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，去了医院也没管用，后来听说，十几里之外的杓兒村有个先生，能专治这病。母亲像找到了救命稻草，于是背着我去看大夫，路上走得急，又是盘山小路，母亲一脚踩空了掉进了沟里，我安然无恙，而母亲却造成了左脚骨折，因为医疗条件差，所以留下了跛脚的后遗症。

听完父亲的讲述，我泪眼婆娑，紧紧地抱住母亲：“娘，我错怪您了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！”母亲抚摸着我的头，安慰着我。从那以后，我不再为母亲的跛脚而伤心，而为母亲的跛脚而自豪，因为那是爱的跛脚，每一个脚印里都是对我深深的爱！

### 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**青春岁月**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。

**家庭相册**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
**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**  
**本版邮箱:ldwbgh@126.com**  
**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**

## ■每日连载

办公室的门轻轻地敲了两声，呼维民收拾神情，正襟危坐，说声请进。进来的是北梁市总工会副主席齐北梁，齐北梁是他在这里唯一的熟人，他们至少认识三十年了。当年呼维民在江山机械厂当工人，齐北梁是江山中学的学生，曾经到他的车间里学工。

呼维民招呼他坐下，给他泡茶，齐北梁伸手对呼维民说：“有烟吗？”

呼维民说：“我不抽烟，但也不反对你抽。”

齐北梁对呼维民说：“我听得懂，不反对，就是不赞成的意思。”

呼维民指了指茶杯对齐北梁说：“尝尝我这茶味道怎么样？正宗的金骏眉。”

齐北梁喝了一口说：“没劲，给我来杯白开水。”

齐北梁说：“呼主席，咱们熟人不说瞎话，我欢迎你到工会来工作，但是他们这么安排你，太不象话了！”

呼维民说：“你这话，到底是欢迎我来呢，还是不想让我来？”

这里有劳动关系的曲折故事，这里有工会工作的形象解读，这里有工会干部的炽热情怀……这是一部可以当工会教程读的小说——

## 人 民 利 益

——工会主席的维权故事

□关明

齐北梁说：“欢迎你来北梁，但不想你来工会，听说本来是要安排你当副市长的。结果安排了令行止。”

呼维民听说，这次工会老主席何清贤退休，本来齐北梁有希望接任主席，组织考察谈话程序都走过了，却被他意外插队。呼维民想，自己对这一安排不满意，同时还有更不满意的，其中区别不过是，一个看不上这个位子，另一个得不到这个位子。可见人的运气没有最差只有更差。想到这里呼维民说：“这事组织自有安排，也不是你我决定的，咱能不能别哪壶不开提哪壶？”

齐北梁说：“我还听说，令行止本来是安排到宗教局去的。不知道通过哪个大师活佛，从北

京走通了省里的门路，才挤过来插队把你抢了。”

呼维民说：“咱还是说说工会的事吧，我还啥也不懂呢，你一直在这里工作，人头熟、经验多，以后多指点我。”

齐北梁说：“工会工作嘛，简单。工作内容不过是吹拉弹唱，打球照相，迎来送往，带头鼓掌。还有，就是人们说的五子登科——搬凳子、当孙子、要票子、当孝子……反正，你到这里是大材小用了。”

齐北梁说着转身拿起茶杯，又给自己倒了杯水，站到呼维民的桌子旁边，有几分神秘地说：“你知道不知道，工会有句行话，叫出生入死？”

呼维民摇了摇头，说：“吹



拉弹唱还搞得这么危险？解放前还差不多吧。”

齐北梁也摇了摇头说：“这话意思是，出了工会的门就活了，还会活得挺好，只要进了工会的门，就基本上‘死’定了。”呼维民听了之后，心中泛起一种宿命感。

齐北梁说：“不扯了，咱谈工作吧。我找你，主要是想说说金秋助学的事，这是咱工会的品牌工程。”

呼维民指了指窗外黑沉沉的雾霾：

“这也叫金秋？”（连载2）